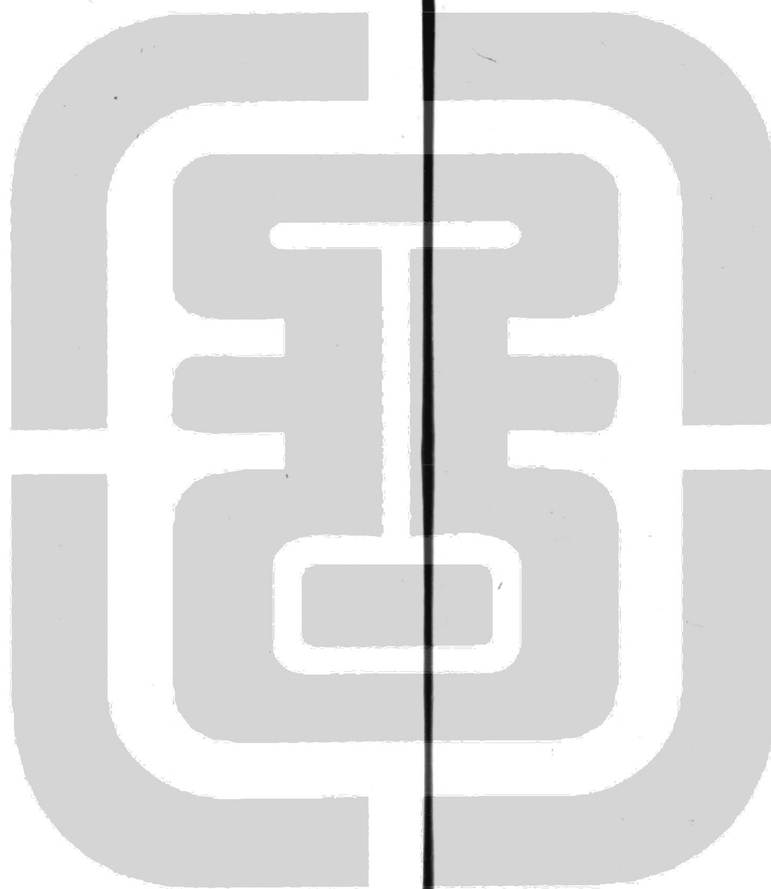
正字通論語八解

四本



正平本論語八解

青山歸書屋藏版

謹按

應神天皇十五年勅百濟徵博士王仁十六年王仁來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論語之入皇國是為始矣實彼晉武帝太康元年也大寶學令教授正業論語用鄭玄何晏注尒來明經諸儒皆奉是令中世海内騷擾干戈日繼學校不講生徒亦肄於是鄭注湮滅不傳殊為可惜矣吾師明經伏原清公世遵先王之訓不敢失墜其業是以何晏集解古本往往而存矣今日所傳雖有明應板本嘗家弆宗重本莫若正平本之正且善也又有活字諸本及伊藤東涯校本皆依邢昺疏本妄意改竄亦足捜也但正平

刻本傳世絶少學者或不能見友人市野迷菴憂
其如此捐貲翻彫以公于世別作札記附之卷末考
證精核覽者自瞭焉近日清人有翻刻古書者
善則善矣然皆不過宋槧元鈔諸本已比此書
之為六朝遺本不可同日而論也迷菴之功於此經
可謂大矣方今文運昌明經學盛行
國家假順考古道有石經之舉舍此本其將何取
焉文化十三年二月辛亥朔湯島狩谷望之識

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
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
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
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
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魯
論有齊論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
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
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
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
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
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
魯論兼講齊說善從之號曰張侯
論爲世所貴愷氏周氏章句出焉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
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

亦爲之訓說漢末太司農鄭玄就
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註迨
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
烈皆爲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
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
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乎有得共今
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
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
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
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
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
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九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也有子曰孔安國曰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可乃仁成也子曰巧

言一令色鮮矣四仁 范氏曰巧言好其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 馬融曰弟子曾參也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言九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乎 子曰導千乘之國 馬融曰導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范氏曰導治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礼范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之 敬事而信 范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一與民必誠信五也 節用而愛人

苑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也侯民以時

苑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子曰弟子入

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融曰文者古之遺

文也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

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安國曰固弊也一曰

學則不固孔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

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曾子

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安國曰愼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邦政求而得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異明人君自願與爲治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安國曰孝子

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飾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皆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矣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別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也故然之往告以貧而樂道來者以切磋琢磨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已不知人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苞氏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苞氏曰歸於正子曰道之以政孔安國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苟免罪也道之以德苞氏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者正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縱心所

欲不踰矩馬融曰矩法也縱心所欲無非法也孟懿子問孝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也子游問孝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曰人之所

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也獸畜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馬融曰孔子稱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耳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子曰視其所以以用也言視所其行用也觀其所由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

度哉人焉廋哉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可以爲師也子曰君子不器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孔安國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也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罔然無所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攻治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子曰由誨汝知之乎孔安國曰由弟

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鄭玄曰子張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莒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莒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莒氏曰哀公魯君之謚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莒氏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

何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謚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萱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萱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也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萱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萱氏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萱氏曰孝乎惟孝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爲政同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萱氏曰大車牛車也輗者轅端

攢木以縛柩者也小車四馬車也軓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玄曰非其祖孝子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第一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 註一千五百一十三字

論語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凡廿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礼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儛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　馬融曰三家者謂仲一孫叔孫季孫也

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邑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邑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林放問禮之本

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邑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邑氏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

冉有曰汝不能救與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管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王肅曰射於堂外及下皆揖讓而飲也其爭也君子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貝盼動目貝也絢文貝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九畫先布三采色然後以素

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毛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毛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礼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礼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

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孔安國曰荅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愷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祭如在

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祭神如神在

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愷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

子曰不

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安國曰天以喻君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子入太廟鬼氏曰太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安國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儛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二但以中六皮為善亦兼取

和客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融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礼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凡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礼也羊亡礼遂廢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礼故以有礼者爲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謚也時臣失礼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哀

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孔安國曰九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之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菅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遂事不諫菅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菅氏曰事已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菅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也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礼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曰然

則管仲知禮乎管氏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礼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也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礼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礼也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已也始作翕如也大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也儀封人請見

鄭玄曰儀蓋衛邑也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嘗氏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久矣

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之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法度以号令於天下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安國曰韶舜樂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九廿六章

子曰里仁爲善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也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安國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皇氏曰唯性仁者自然躰之故謂安仁也智者利仁王肅曰知仁爲美故利行之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

貴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已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爲之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也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耳其我未見也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之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言君子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子曰君子懷德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

懷土孔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孔安國曰安於法也小人懷惠苞氏曰惠恩惠也子曰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也多怨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之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苞氏曰如礼何者言不能用礼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求爲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孔安國曰喻猶曉也子曰見賢思齊焉嘗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者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嘗氏曰幾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不怨嘗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諫也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鄭玄曰方猶常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改其父之道非心所忍爲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之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也恥躬之不逮

也 范氏曰古之人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則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范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也是以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也

論語卷第二 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字 注一千九百三十一字

論語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凡廿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也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囚罪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肅曰南容弟

子南官絺也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子謂子賤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苞氏曰若人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子貢問曰賜也如何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苞氏曰瑚璉者黍稷之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也禦人以給屢憎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民之所憎之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雕姓也開名

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說鄭玄曰喜其志道之深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矣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厭之耳也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材哉同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苞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宰予晝寢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苞氏曰朽腐也彫琢刻畫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王肅曰朽穢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安國曰改是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也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包氏曰申棖魯人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之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也馬融曰加凌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之也

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備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已下者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久而人敬之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也平謚也名嬰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月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苞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梲者梁上之楹畫爲藻文也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爲知之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於菟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

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淩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者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之也子曰甯武子馬融曰衛大夫甯喻也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安國曰詐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安國曰微生姓也名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孔安國曰乞之四隣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夫也

匿怨而友其人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

季路侍子曰盍各曰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孔安國曰自稱已之善也無施勞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苞氏曰訟猶責也言有過莫能自責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者也

論語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九卅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苞氏曰可使南面者

季路侍子曰盍各曰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也無施勞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

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者也

論語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九卅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苞氏曰可使南面者

言任諸侯可使治國也仲弓問子桑伯子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

也六斗四升曰釜也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爲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也原思爲之宰包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

與之粟九百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辭讓也以與爾隣里鄉黨乎鄭玄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万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也騂赤色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

不用山川三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義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孔安國曰藝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日而其邑宰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之也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

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如有復我
訊令不復召我之也
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
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伯牛有疾馬融
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苞氏
曰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孔安
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也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苞氏曰冉言之者痛惜之甚也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瓢瓠也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也力不足

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之也子謂子夏曰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子游爲武城宰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哉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融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

有勇軍大奔猶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曰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羖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户者何莫由斯道也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户也子曰質勝文則野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子曰人之生也直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苞氏曰誣

罔亡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子曰知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苞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樂之者深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得功此所以爲仁也子曰知者樂水苞氏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之也仁者樂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万物生焉也知者動

苞氏曰自進故動也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知者樂鄭玄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之也仁者壽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苞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也今其政教雖衰名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之也子曰觚不觚馬融曰觚礼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也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而不得其道則不成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也孔安國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而出之乎否乎欲拯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龜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

濟衆者何三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十九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安
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
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安
國曰
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
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
而勿施於人之也

論語卷第三 經一千七百一十一字
註二千八百二十字

欠番